



咀嚼苦戰過後的醒悟

鄭禎雄

抬頭望向夕陽餘暉的窗外，日落黃昏，正好是白晝與黑夜之間模糊而尷尬的分際線。在這裡聽不到家裡時鐘的滴答聲，我的黑夜與黎明，往往是在鳥啼聲中提早畫分開來，每天早上總是靜靜的坐在臥鋪上，凝視著天際初露的曙光，腦海不禁浮起母親慈祥和藹的面容。

在母親的孩子中，我一直是最桀驁不馴的。原本以為能夠承擔自己與母親的命運，自認為就算閉上眼睛，也能在黑暗中摸索一條出路。現在才知道我的肩膀不夠寬，擔不起、挑不動任何一個自以為是的選擇。

生活中岔出的歧途，讓我走進與母親分離的囚城迴廊。縲囚中巍然聳立的高牆，是森嚴無情的隔離禁錮；漫長難數的刑期，是無形沉重的心靈枷鎖。隨著服刑歲月的腳步漸行漸遠，回想昔日的輕蔑張狂，活得任性囂張，也只是短暫得意而已。

走在前往會客室的廊道，雨落下來了，好像晚秋時分漫天飛舞的落葉在空中聚散離合。每月中旬母親都會前來探視，從沒遇過這麼大的雨。母親是道地的南部人，在較熱的南部鄉下住了大半輩子，和她聊起雨景，當然沒有很好的評價。母親捲起袖子，指著右手肘一個硬幣般大小的疤，「雨裡走在田埂上，跌倒可不好受。」

總愛用掌心緊貼著母親的掌心，那種感覺猶如回到最初臍帶相連的親密時刻。記不得有多久不曾對母親有如此親暱的舉動，雖然母子之間還隔著一層厚厚的壓克力窗，但仍感受得到母親的慈愛，那是種無聲卻充滿

了力量的節奏，傳來無怨無悔的關懷。會客結束時，放下靜默無聲的話筒，但母子間的交流還在彼此的心裡急切喧嘩，更不時接收到母親投射過來不捨中隱含寂寥的目光。

母親從與我的對話中，觀察出我的消極和頹喪。知道我對命運有許多的忿忿不平，找不到出口，便在一封長信中告訴我：

孩子，當你走出監獄的時候，你要去哪裡？你要回家嗎？「回家」對你的意義是什麼？是身體回到那個你認定的「家」，它只是一個空間？還是心理上感受到被接納、被支持，身心安頓的處所？相信你也希望是回到一個溫暖、支持，且能讓身心安穩的家。但是，對於離家良久的你而言，怎麼做才能夠回到一個無條件接納、支持的家呢？你覺得家人已經等待很久，急著要迎接你返家？還是對於家人是不是真心接納自己返家而有些猶豫呢？自己的人生道路，是旁人無法代你走的。同樣的，在找尋前往成功的旅程上，也無人能取代！成功、快樂和智慧，都是無數人在慘痛教訓後留下的經驗累積。沮喪、害怕和情感的束縛，只會在你的生命中撒下痛苦的種子。

生命的過程，不需要批評或責難，更不是一時的成敗所能評量。你必須開始從自身的錯誤中學習，才能夠了解什麼是必須放棄的，什麼又是須要你再加把勁的。

儘管人生的差異讓人無可奈何，但是我們仍必須在各自的處境中，獨自面對種種不同的人生課題，做出一次又一次的抉擇，從而累積鋪陳出一段獨一無二的生命旅程。我



們不需要對生命強加註解，當你親身經歷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就會知道無論是苦是樂，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種經驗，讓我們在過程中啓發智慧，學習成長。

無常的人生時刻都在改變，就像四季的流轉迭替。我們既無法強留住春天的繁華，當然也不會跌陷在秋楓凋零的蕭瑟中。嚴酷的寒冬過後，大地必定會在春暖的滋養下再復生機，喜怒哀樂亦如同推湧不止的浪濤一般，沒有哪一個波浪可以停滯不動，當然也不會有哪一種情緒能夠永遠盤據心頭。獄中規律的生活，能讓你剔除昔日的浮華不實。韶日易逝，許多在生活中面對的事物，感受也會變得與以往不同。身體與感覺會變，想法和心情同樣會變，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，那些苦難和悲痛也一樣。

反覆細讀母親語重心長的來信，我仔細

回想那些昔日過往，這才發現，那些風平浪靜的日子似乎早已不復記憶；真正令人刻骨銘心的，竟然是那些風浪激湧的時刻。因為那裡面有我的掙扎與奮鬥，是生命起落，也是心靈顫動。

曾經我總是抱怨自己如何的不幸，卻不知道它讓沉重的慾望迷惑自己，絞盡腦汁只為滿足無邊的慾望。於是，需要、滿足，再需要、再滿足，迷失在無止盡的惡性循環中，無法滿足自己欲罷不能的需求，根本不懂得珍惜當下擁有的一切。

「家」，是一切動力的來源，能不能「重建」與家人間的關係，並進一步得到認同與接受，才是最大的關鍵。我知道家人期待我的回家，而我的期待呢？不僅是呼吸自由的空氣，更是要找回來未犯罪前的自己，一家人重新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